

高职本科专业课程设置的形成机制研究

王啸飞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本文聚焦于高职升本之后的课程设置形成机制问题，从学校本位思维方式的角度探讨高职院校在升本后的课程设置中出现的拼盘式的生硬嫁接问题和职业导向不足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提出应对的措施——成立独立的课程设计部门。

【关键词】：高职本科；课程设计；职业导向

引言

近年来，职业教育升本的问题成为一个社会热点。没有升本的高职院校在努力升本；已经升本的高职院校又面临着如何优化原有课程设置的问题。本文的研究重点关注后一个问题；前一个问题另拟文讨论。

关于高职本科的课程设置研究已经有很多了。例如，张谦明、江永南（2020）^[1]将高职本科专业课程体系界定为五方面的课程：基本素质平台课程、职业素养平台课程、职业素养课程、职业技能实训课程、面向职业岗位职业技能实训课程。宋广莹、王伟英（2018）^[2]，从职业岗位要求出发探讨了高职本科环境艺术设计专业课程体系衔接的问题。陈鹏（2017）^[3]从国际比较的角度讨论了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问题。这些研究，本质上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95号）、《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2018，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下发）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以上研究的重心大多集中在课程本身、专业特点上。

本文的视角有别于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此类课程设计的形成机制。通俗地说，就是由哪些人或部门来考虑课程设置的问题更合适。毕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只要课程设置的机制理不顺，无论我们给职业教育制定多么良好的愿景都会走样。

1 现有课程设置的主要问题——学校本位

高职本科课程设置的终极目标是没有多少争论的——“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全方位融合，培养大批高素质创新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一言以蔽之，高职院校的课程设置要体现职业导向，体现市场导向。事实上，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校企合作。但是，实践当中，校企合作条件下的高职本科课程设置却差强人意。

孙翠香（2018）指出：（现有的）高职本科院校课程体系设置难以根据市场需求，一直在做“加法”，但又难以把握做加法的“度”，课程和师资队伍都是“拼盘”式的生硬嫁接。所谓加法，就是增加理论基础的课；所谓拼盘，就是把新加的理论课程与原有的职业教育类课程无逻辑的拼到一起。这些现象反映的本质是课程设置的专业课程导向与职业导向的冲突。由于我国的职业教育有专业课程导向的历史遗留问题，升本之后，又没有先例可循，极容易出现专业课程导向回归的问题。

造成这一现象的表层原因是，升本的职业院校在课程设置上，仍然是学校单方面的闭门造车。所谓校企合作，不过是校方一厢情愿的合作。

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是我国目前的高职升本的动力机制问题。孙翠香（2018）指出，目前高职升本的动力可以总结为两种模式：自下而上，自上而下^[4]。自下而上，是指学校主动求变的升本；自上而下是政府主导型的升本。在本文看来，这两种方式都忽略了市场导向。表面上看，自下而上的升本是学校主动的行为，并且，前两批升本的高职院校基本是民办院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下而上的模式是市场导向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民办职业技术学院仍然因袭了计划经济时代公办院校的思维方式。所以，两种模式事实上是一种模式，都是政府主导，都是学校本位的思维方式。在这两种模式下，企业的需求、市场的需求是被忽视的。换言之，学校本位的思维方式，不能及时、精确地反应企业对人才的真实需求。

2 优化课程设置的唯一途径——独立的课程设计

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模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有相对独立的课程设计模式^[5]。正是这一模式，使得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院校可以灵敏的传递市场信号。

加拿大的CBE的模式，在学校的管理机构中设置市场部或课程开发中心，做好市场调查与分析工作，作为专业设置

的前提,包括人才需求、人才规格调查;邀请6到12名行业代表组成DACUM委员会,分析确定本职业或本岗位领域所需的综合能力,据此进行教学。澳大利亚的TAFE模式成立了行业培训咨询机构和各州教育服务部,其中前者职责是了解市场变化和企业需求,制定和开发培训包,后者的职责主要是根据各行业的培训包来开发课程。英国的BTEC模式,在开发课程的时候会征求全国性雇主协会的意见,并以他们制定的职业资格标准为基础。

相比之下,而我国的高职院校并没有独立的、专业的课程开发部门。在我国现有的高职教育体系内,专业课程设置,实际上是由学校的教师单方面完成。这就难免有闭门造车的嫌疑。

3 结语

职业教育的核心特征是职业导向,这一导向的生成机制

只能是从企业指向学校,而不能反过来。在如何实现这一导向的问题上,本文主张成立独立的课程设计部门。但是,这个建议需要考虑我国的国情和不同专业背景。比如,德国的职业教育经验并不适合我国。因为,无论从经济结构,还是从历史传统来看,德中两国都具有较大差异。再比如,艺术设计类专业就明显不同于机械电子等专业类型。后者已经有了相对完备的产业组织形式,行业规模、企业规模都很大,职业教育的内部化特点显著。因此,企业介入课程设计的积极性就会强一些。而艺术设计行业规模很大,但企业规模较小,同时,我国又不存在全国性雇主协会这样的组织。因此,企业介入课程设计的积极性弱于机械电子类的专业是显然的。但是,这不能成为反对职业导向,反对市场导向的理由。严格、广泛市场调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弥补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张谦明,江永南.协同育人模式下高职本科专业课程体系构建研究与实践——以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药学专业为例[J].职业技术教育,2020,v.41;No.969(11):30-34.
- [2] 宋广莹,王伟英.基于职业岗位能力要求的中、高职、本科环境艺术设计专业课程体系衔接探索[J].教育现代化,2018,005(008):79-80.
- [3] 陈鹏.共轭与融通: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17.
- [4] 孙翠香.高职本科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现实观照与未来审视[J].职教论坛,2018,000(004):24-32.
- [5] 顾月琴.比较与借鉴:国外现代四大职教模式研究[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6:149-172.